

保罗·弗莱雷对话式教育思想的当代教育价值

刘显宏

(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宁 272000)

【摘要】 保罗·弗莱雷是二十世纪最具独创性的教育家之一，被誉为“拉丁美洲的杜威”。基于对传统灌输式教育的批判，他在《被压迫者教育学》一书中，提出了对话式教育的民主主张，并就对话式教育的目的、内容、方法、过程等作了系统而深刻的阐释。时至今日，这一教育思想对于推进教育理念的转变，调整僵化空洞的教育内容，创新教育教学方法，培养学生批判意识和创新精神等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。

【关键词】 保罗·弗莱雷；对话式教育；批判性思维

【中图分类号】 G417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** 1673-9574(2022)14-000106-03

巴西教育家保罗·弗莱雷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和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家之一，被誉为“活着时就成为传奇”的人物。他在《被压迫者教育学》一书中，深刻揭示了传统“灌输式”、“银行储蓄式”教育的本质，这种教育抑制了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能力的培养，将学生物化成了存储知识的容器，使得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师灌输给自己的脱离实际的知识内容，以致逐渐丧失了批判性反思、改造世界的能力。在痛斥传统教育的基础上，弗莱雷提出了以培养批判意识为目的的解放教育理论，希望通过教育唤醒人们的反思、批判意识和能力，激起人们对不公正现实的反抗，从而实现人性自由与解放。对话式教育作为弗莱雷解放教育理论的核心，贯穿于其思想的方方面面。教育唯有实现从“灌输式”、“银行储蓄式”到“对话式”的转变，才能真正发挥其本然的应有的职能。为此，弗莱雷在其著作中就对话式教育的目的、内容、方法、过程等都做了细致而深刻的论述。直到今天，他的这一思想对于各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。

一、对话式教育思想的具体内涵

在《被压迫者教育学》中，弗莱雷对传统灌输式教育发起了猛烈抨击，进而提出了对话式教育的主张。他指出，传统灌输式教育是一种为统治阶级驯化民众服务的教育，强调的是一种单向性、垂直性、施予性的教育，而非相互交流性、平等性、合作探究性的教育。这种灌输式教育将学生视为纯粹被动的知识接收者，并要求其学习大量与之生活相去甚远的内容，以来禁锢学生的思想，降低甚至抹杀学生的创造力，使学生渐渐堕入非人性化的境地。为此，弗莱雷主张必须用对话式教育取代传统灌输式教育。“只有通过交流，人的生活才具有意义。”^[1]教育是师生双方以世界为中介相互学习的活动，它应是平等的、对话式的。^[2]在批判传统教育弊病的基础上，弗莱雷主要从教育的目的、内容、方法、过程这几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对话式教育思想的内涵。

(一) 对话式教育的目的

基于对以压迫、驯化民众为目的的传统教育的批判，弗莱

雷提出了“意识化”的教育目的。他认为，旨在为压迫者服务的传统教育阻碍了人的批判性思维的培养，让人只能屈从于受压迫的现实，逐渐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反思和改造的能力。因而弗莱雷主张实施对话式教育，对话式教育的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意识化。意识化即“学会认识社会的、政治的和经济的矛盾，并学会为反对现实中种种被压迫或不公正的因素而采取行动。”^[3]从本质上说，意识化是人的思维转变的动态过程，它不是一个固定的、一成不变的目标，而是会受到客观世界的影响而不断发生变化。意识化即要求人们层层剥去现实的外衣，深入事物的内在本质，进而在批判认知自己及自己所处现实境况的基础上不断加以改造，求得人性完满。

弗莱雷将人的意识分成三种：神秘意识、单纯意识和批判意识。这三种意识分别对应了意识化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：无转变思想阶段、半转变思想阶段和批判性转变阶段。无转变思想阶段是意识化过程的最低阶段，对应的是神秘意识，即人们的意识水平停留在宿命论上，无法对受压迫的现实困境有清晰的认识。半转变思想阶段对应的是单纯意识。在这一阶段中，人们对自身所处的被压迫状况有了些许认识，具有了变革的要求，也有能力通过采取一些行动来改变境况，但认识问题往往还比较片面，且倾向于求助某些强者来变革现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，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。意识化的最高阶段是批判性转变阶段，对应的是批判意识。处于此阶段的人们能够批判性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境况，并能够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来改造现实。对话式教育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人的批判意识，使人获得作为主人而不是奴仆的信念，不断探索现实，在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中逐渐改善自己以及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。

(二) 对话式教育的内容

在传统灌输式教育中，教育内容往往是教育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的观点制定的，教授给学生的大多是一些机械僵化的、与学生生活经历相去甚远的内容，也不管学生是否能够理解、吸收。在这种教育下，教育内容便成了自认博学的人赏给无知之人的一种恩赐，同时也成了学生的负担——被迫接受、并存储

记忆大量脱离现实的、空洞的信息，久而久之，学生便会越来越认同并接受教师所灌输的知识、经验、价值观念等，从而逐渐适应这个现实世界，愈发减少了对它的反思和质疑。

弗莱雷认为，教育内容是产生于人们当前所处的具体的、现实的情况的，而不应依照塑造“好人”的模式来进行选择和制定。在对话式教育中，教育内容应是由教育者与学习者一起进行选择。在弗莱雷关于教育内容的论述中，“生成主题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。“它是人们在探索、改造世界的过程中，自然发现的有意义的且具有时代特征的主题，是教育内容的主要来源。”^[4]弗莱雷指出，“对话式教育的内容是由学生的世界观构筑并组织起来的，学生的生成主题即存在于其世界观当中。”^[5]他强调，必须从学生当前的认识开始教育，而不能从教师的认识开始。正如他所说：“你从‘那里’出发，就永远到不了‘那里’；你只有从‘这里’出发，才能到达那里。”^[6]因此，弗莱雷提倡在设计教育内容时应以学生的生活经验为基础，不能忽视或排斥学生带到学校里的有关其生活经历的知识。这种知识往往反映了学生的处境，且只有在生活经验中，人才能学到更为科学、精准的知识。

（三）对话式教育的方法

基于对偏重讲授的教育模式的批判，弗莱雷提倡应当用对话来代替讲授法。对话即“人与人之间的接触，以世界为中介，旨在命名世界。”^[7]这反映出对话是师生双方共同的行为，双方都是主体，通过对话，师生双方对待改造的世界进行反思并采取行动。“对话不是一个人向他人灌输思想的行为，也不是一个人控制他人的手段，它是一种创造行为。”^[8]意在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并改造世界，继而实现人的人性化。

弗莱雷认为，“对话本身的精髓在于词”^[9]，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构成要素，即反思与行动，这两个基本要素就是对话的实质。二者相互联系，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只有行动与反思相结合才能构成真正的对话，即弗莱雷所说的“真正的词”，也就是实践，真正的对话就意味着改造世界。另外，弗莱雷认为，对话的开展并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，它必须建立在平等、互爱、谦虚、信任、希望以及批判性思维的条件和基础之上，失去这些条件，对话也就不复存在了。具体而言，平等是对话的前提，真正的对话是以身份平等和互惠互利为前提条件的，对手之间断然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对话；“爱是对话的基础，也是对话本身”^[10]，改造世界是一种创造性行为，如果不倾注爱是可能实现的；缺乏谦虚的态度，也不能进行对话，因为对话需要人与人之间开展平等交流与合作。如果秉持着傲慢、自大的态度，断然不可能与他人进行平等的对话；信任是对话的先决要求^[11]，对话需要对人们创造及再创造的能力深信不疑，这种信任不是天真的，而是具有批判性的；没有希望，对话也无从谈起，正因为有了希望，人们才愿意通过探索和改造世界

来摆脱受压迫、不公正的现实境况，从而求得人性自由与解放；批判性思维则是贯穿对话式教育全过程的内核，对话式教育的目的是实现人的意识化，意识化的过程即是批判性思维的动态生成过程。若剔除了批判性思维，则对话也就失去了其反思、改造现实世界的价值和意义了。

（四）对话式教育的过程

究其本质而言，传统灌输式教育的过程并非围绕着学生的学习活动来进行，而是以教师的教学为主导。弗莱雷指出，在传统教育中，教师的行为可分为两个阶段：一是在开展教育前，教师先自行备课，认知可被认知的客体，即自己组织并安排教育内容；二是教师向学生阐述这一客体，即在教育过程中教师按照自己预定的计划进行讲授，将知识内容灌输给学生，而并不要求学生去理解教师讲授的这些内容，也较少提问，只需学生在头脑中记忆、存储这些知识即可。由此，教育过程便成了教师单方面灌输给学生知识的过程，在这一过程中，教师凭借自己的知识权威，单方面形塑着学生的意识形态，削弱了学生大胆向权威挑战的能力，从而逐渐把学生培养成了顺从的“学习机器”，使学生变得越来越听话，服从老师。就教育成效而言，在这种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过程中，学生既难以发展自己的批判反思意识和创造才能，也无法获得真正的知识，而这一现象无疑正是压迫者所喜闻乐见的。压迫者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教育把人降格为物，让人们的声音湮没在现实之中，逐渐丧失对不公正现实批判反思、改造的能力，以致把人驯化成与当下社会文化、制度相一致的社会成员。

弗莱雷深刻指出，这种传统灌输式教育只会让学生变得越发对老师唯命是从，从而渐渐丧失学习的能动性，最终被纳入到“为他人存在”的结构内部，成为适应现状的消极个体。因此，弗莱主张，教师必须与学生一同开展对话式教育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。对话式教育过程的本质即是师生双方合作学习、互教互育的过程。在对话式教育过程中，师生双方同为教育的主体，客体则是需要被认知的世界，教师和学生一起以世界为中介进行相互教育。教师不再将知识客体视为自己的私有物，而是提供给学生，与学生一起进行探讨、交流，继而根据学生的思考不断调整自己原有的观点。这样，学生既受到老师的教导，同时也教育了老师，师生双方相互合作、共同成长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虽然对话式教育的过程要求教师注重学生的话语权，鼓励学生对所学内容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提出质疑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不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，而是强调教师绝不能把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强加给学生。“教育者的指导性不能干扰学生的探究和创造能力，否则就会演变成操控或者独裁主义。”^[12]在学生面前，教师既不必隐藏自己的观点，也同样尊重学生的选择，并能运用学生可接受的语言，在同学生探讨问

题的过程中自然地推出自己的见解。

二、对话式教育思想的当代教育价值

弗莱雷所提出的对话式教育思想对于呼吁人文关怀,改革教育内容,创新教育方法,倡导师生平等交流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(一) 从“人性化”理念出发教育学生

在《被压迫者教育学》开篇,弗莱雷便指出,“人性化问题始终是人类的中心问题”^[13]。他强调,作为统治实践的传统灌输式教育,旨在麻痹、湮没人的主体意识及批判性介入现实的能力,否认人的人性化使命,而对话式教育恰恰就是要打破这种意识的湮没状态,使人从“沉默文化”中解脱出来,成为批判性的思考者,能够认清自身所处的不完善的现实,并对现实作出真正的反思和行动。教育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死读书、死学习的“工具人”,而是要培养学生成为具有批判意识、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个体,让学生的知识、技能、身心素质及个性品质等都能得到健康而全面的发展。所以,教育者应当转变教育理念,同学生一起就知识进行对话、合作,通过对话、提问启发学生思考,并引导学生就知识提出自己的问题,从而与学生一起解决问题、探寻真理。

(二) 调整教育内容,使之贴近学生生活

从当前教育现状来看,教育内容的开发、选择和制定多半都是自上而下的,整个过程缺乏学生参与。学生虽是教育的主体,却难以主宰自己的学习内容。实质上,这种自上而下制定的教育内容往往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,难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动力。弗莱雷强调,教育内容不应是根据教育工作者所认为最适合的方案来设计,而应从人民的实际需要出发进行设计。“组织教育内容的出发点必须是反映人民意愿的当前的、现实的、具体的情况。”^[14]因此,在选取、制定教育内容时,教育者不能只是依据自身的需要及自己所认为的理想模式来制定,而应与学生深入对话,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,与学生共同选择、制定教育内容。并且,教育内容应依据人们生活的主题和环境来制定,不应脱离人们的实际需要和生活境遇。作为教育者更要尊重学生的生活经验,从学生当前的认识着手制定教育内容。

(三) 摒弃灌输式教育方法,推动师生平等对话与合作

当前教育主要是围绕升学、考试及就业来培养和教育学生,这就导致教师往往总是以传授学生知识、培训学生技能作为其主要的教育目的和任务,从而忽视了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及创新能力的培养。虽然教学活动中不乏对话的存在,但所谓的“对话”,大多都只是教师问、学生答这种机械式一问一答而已,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对话。弗莱雷指出,“对话是人获取真正人性化的先决条件。”^[15]教育所要培养的不是缺乏独立意识、创造个性,只知适应现实世界的顺民,而是要培养具备批判、

反思意识并能改造世界的人性化个体。因此,教师和学生必须共同努力,开展对话式教育。对话式教育使得师生双方得以作为完整、独立的个体相遇、交往,并能在对话中达成相互理解,从而既有效发挥了教师主导、学生主体的作用,也使得教师和学生得以真正在自由的空中充分舒展心灵,实现知识积累、精神沟通和意义分享。

(四) 尊重学生主体地位,培养学生批判意识与创新精神

从实际的教育教学现状来看,大多数教师往往习惯于运用讲授法将知识内容一股脑倾倒给学生,也不管学生是否理解、接受,只是硬性要求学生必须记住,以为各种考试做好准备。甚至有不少教师为了更好地迎合考试需要,在教育过程中,尽可能集中时间和精力重点讲授与考试有关的知识,而对其他与考试关联不大的内容则直接选择略去,从而使得整个教育过程皆为教师所把控,以教师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,从而忽视了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和能动性。长此以往,教育越发变得极具功利性,以致完全沦为了考试的附庸。为此,弗莱雷提出,要使教育回归人性化的本质,真正发挥其培养学生成为完整、独立个体的职能,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就必须充分肯定并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权力,同学生一起围绕知识客体展开对话式教育,激发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思考、研究,从而不断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与创新才能,让学生真正成为一个能独立发现、分析并解决问题的完整个体。学生唯有在具备了自主意识和能力时,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受到他人的操控和干扰,而能凭借自身的意志和行为去认知、反思现实世界,深入事物的本质。

参考文献

- [1][3][5][7][8][9][10][11][13][14][15][巴西]保罗·弗莱雷著.顾建新等译.被压迫者教育学[M].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4:40,85,76,54,55,53,55,57,3,62,107.
- [2][4]黄志成.被压迫者的教育学——弗莱雷解放教育理论与实践[M].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2003:82,102.
- [6]张琨.论弗莱雷对话式教育中的哲学思想与民主实践思想[J].外国教育研究,2005,(7).
- [12][美]丹尼尔·斯库格伦斯基著.周秋霞,叶欣等译.保罗·弗莱雷[M].哈尔滨:黑龙江教育出版社,196—197.